



有种爱情  
痛彻心扉

## 04 严谨丢人了

一跺脚，转身跑了。  
望着她的背影，严谨摇摇头，心想这丫头该不是磕了迷幻药，以为在表演地下党接头吧？还北京区号？不就是010吗？

等等，010？010？严谨突然明白过来，下意识地在大衣挡在身前。不管他的脸皮平时有多厚，这会儿也热辣辣地有了感觉。

女孩儿明明是在委婉地提醒他，他的裤子拉链没有拉上！

除了高中时在心仪的女生面前把篮球投进自家篮筐这档不便对人言的郁闷往事，这都多少年了，他就没有在异性面前这么丢人过。

尤其，那还是一个挺讨人喜欢的异性。

严谨很生气。

他一生气后果就会非常严重。昨晚参与恶作剧的人，无一例外都被他暴捶了一顿，还被逼着发下毒誓：此事绝不外传，谁敢外泄一个字，谁就得靠“伟哥”度过后半生。

主使者许志群被揍得抱头鼠窜，嘴里却还在嚷嚷：“严子，你小子甭没良心，KK在这行里算得上顶尖儿的，多少人眼巴巴瞅着就是上不了手，我可是专门找给你尝鲜儿的……”

严谨有着专业级的敏捷身手，胖胖的许志群哪里是他的对手，很快就被摁住了，严谨狠踹他几脚，说：“×你大爷！谁他妈告诉你老子是只兔子？”

严谨猜得没错，昨晚和他同睡一张床的果然是某酒吧的男公关，花名KK。一想起那个小子水汪汪的一双桃花眼，他就觉得浑身难受，还非常恶心。

许志群挣扎着从沙发上一直滚到地毯上，他本来就胖，此刻捧着胖肚子笑得几乎喘不上气：“如今就流行这个，玩小男孩儿，时髦，谁管你兔子不兔子的？再说了，是不是……兔……兔子，你说了不算，出去打听打听，北京城方圆几十里谁不知道你好……哈……哈哈……好这口……”

严谨一把将他拎起来，手势纯熟地锁住他的咽喉：“说什么呢？再说一遍，老子立马废了你！”

许志群立时呼吸困难，脸憋得通红，开始拼命咳嗽。

眼看闹得过了，一个朋友赶紧上前抱住严谨：“严子，手下留情啊！你这前特种兵的身手，胖子哪儿是你的对手呀？大伙儿只是跟你开个玩笑，昨晚也没发生什么事儿是不是？”

“你滚开！”严谨利索地拿胳膊肘撞开这个朋友，依旧捏着许志群的脖子。

其实他手下一直憋着劲儿，所以许志群还能一边咳嗽一边故意刺激他：“你怎么不回家去说服你家老太太？她也不相信这个？天天愁得跟什么似的……”

一句话点到严谨的痛处，他扔下许志群，叹了一口气。

关于严谨的性取向问题，坊间谣言四起，他早已百口莫辩。谣言到底起于何时，他已经不记得了，但起源他记得很清楚。

一切都因为他名下的一个餐馆。

那是一个专卖海鲜的餐馆，有个奇怪的名字——“三分之一”，位于天津塘沽岸边一艘报废的邮轮上，外表看上去并不起眼，里面却装修得精美而时尚。对外号称每一盘上桌的海鲜，皆不会离水超过4个小时，靠这个口口相传，餐馆的生意居然好得出奇。

每年鱼汛期，不少北京人专门驱车百多公里赶到塘沽捧场，一是为了品尝当季新鲜的海鲜，二是纯粹为了猎奇。因为在“三分之一”里，从厨师到服务员，清一色都是男性。尤其是在店面上走动的服务员，都是干净养眼的年轻男孩儿。

对男顾客来说，他们是一道奇异的风景；对女顾客来说，他们是一杯开胃的餐前酒。

这本来是餐馆的噱头，只是为了吸引客人，照严谨的说法，“土包子才靠女人露大腿吸引顾客呢！你看哪家高级会所里有女招待？”可是这个噱头被人添油加醋地传来传去，加上严谨对女色向来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至今未婚，难怪关于他的某些猜测会越传越离谱。

（摘自《最初的相遇 最后的别离》舒仪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严谨盯着高个儿女孩儿波涛起伏的胸口，暗自叹息：唉，这哪儿都好，可惜就是嘴太大了，嘴太大了呀！

那个女孩儿回头瞅瞅同伴，眼珠子骨碌碌转了几圈，凑近严谨，用更低的声音说：“那个……北京区号您明白吗？”

“我打市话，不打长途……你……你要用电话吗？”严谨被彻底搞糊涂了，索性把手机递过去。

高个儿女孩儿皱起眉头似乎想瞪他一眼，却是一脸憋不住的笑意，最后

## 16 孙强牺牲



铁血男儿  
卧底毒窟

喊：“首长、首长……”看着他冻得发紫的脸庞和急切的目光，我猛然清醒过来。我在战斗，战斗还没有结束。

宁志呢？我疯狂地寻找着宁志，只看到两截儿被炸得血肉模糊的残腿。我忙扶着那个战士站起来，低头检查自己的身体，看到自己躯体完整，我才长出了一口气。

小战士用袖子抹着眼泪说：“队长牺牲了。首长，怎么办……”

队长？牺牲？小战士的哭喊声让我又想起了宁志。

“宁志！”我一边喊一边四下张望，终于看到了在离我不远的那两截儿残腿下躺着的宁志。刚才我被残腿吸引了注意力，居然没有注意到他。他睁大眼睛望着天空，对我的叫声毫无反应。我像被一个冰柱一下击中头顶，跌入无底冰窖似的，脚下软，差点儿跌倒。

我甩开搀扶着我的战士扑上去，将压在宁志身上的两截儿残腿挪开，拍着他的脸叫：“宁志！宁志！”我一边喊一边朝他的颈动脉摸去，我早已被冻得僵硬的手指已经感受不到他的脉搏了。

宁志的眼珠好像动了一下。我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问身边的战士：“你看到他眼睛动了吧？”

小战士什么也不敢说，只是蹲在一旁抽泣。我害怕是自己眼花了，死盯着宁志的脸说：“有本事你再动一下。”

宁志的眼睛再也没动一下，我眼

前一阵发黑，几乎无法再支撑自己的身体。我丧失了去验证他是死是活的勇气，无论如何都坚信他还活着。我冲身边的战士摆摆手说：“你帮我把他扶起来。”

小战士抹了把眼泪，一个立正，说：“是。”他走上前，一把将宁志拉起来。

宁志僵硬的身体站在地上，晃了两下，终于靠自己站在那里了。

他，还活着。

我的眼泪顿时如潮水般涌出，上前一把将他拥在怀中，说：“去你妈的，你给老子装死！”

宁志一把推开我，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干呕，伸出一只手指着不远处的那两截儿残腿，厌恶地摆了摆手。

“首长。”小战士给我敬了一个标准军礼。这让我想起自己的使命和任务，我看宁志八成是被那两截儿压在身上的残腿吓到了，也没什么大事，便放下心来，闭上眼深呼吸一下，转过身，说：“现在什么情况？”

“歹徒除七人被俘外，其他全被击毙，我方四人牺牲，其中包括孙队。”他又用袖口抹了把眼泪，说，“受伤人数还在统计。”

我来到孙强和郑勇的遗体前，抬头控制着眼眶里的泪水。

如果不是郑勇果断地打掉那盏灯，我方的伤亡数字不知还要上升多少。

如果不是孙强在千钧一发之际将

我和宁志推开，我怎么还能站在这里？

一时间，我陷入极度愧疚和悲哀中，不知所措。

那个女人引爆的是自制手雷，它将宁志右手无名指的第一截儿炸飞了。我的背部也中了3个弹片，手臂多处受伤，所幸都是皮肉伤，并无大碍，但是，孙强和屋里的两个战士遇难，另外一个战士的半边脸被弹片撕裂，毁了容。

宁志神情呆滞，在车上任由一个战士帮他包扎断指，没有半点儿反应。

我带着其他战士在那个废弃的矿场里搜出6台精密车床和十几台简易车床。根据简单估算，如果没有外界干扰、原材料供应充足、正常生产的话，他们在半年内制造出的武器可以装备一个步兵师。他们仿制的半自动步枪射程在500米至800米，精度极高。他们仿制的手雷，因为不计危险，所以引爆时间、爆炸半径和爆炸威力完全根据制造者喜好和其制造当日的心情而定。

我和宁志是幸运的，制造者在制造那个手雷时，大概心情不太好，又或许他们喜欢细水长流，装药量比较少，让我和宁志捡了一条命。

那间屋子里的战士和救我们的孙强失去了他们年轻的生命。

那个被毁容的战士参军不到两年，还没交过女朋友。

（摘自《任务：活着再见1》邵雪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